



六二

五十二

服部文庫
117
196
16



117
196
16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

之五十一

魯昭公七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經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以首惡從殺例故稱弟又稱世子招音韶 夏四月辛丑陳侯

溺卒 哀公卒是年滅陳十三年 叔弓如晉

賀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 稱行人明非行人

罪 陳公子留出奔鄭 留為招所出奔未 秋

蒐于紅紅魯地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蒐于紅也自根半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是而屢蒐三家所以耀武焉爾是故相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紅戶東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昭共殺偃
○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稱將帥不以告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
○殺陳孔吳無傳招力之
○葬陳哀公魯人表克葬之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掄晉魏邑之掄地
晉侯問於師曠晉平公問其事曰石何故言石能言對曰師曠石不能言石非能言何故
馮焉或有鬼神馮後於石不然苟如此民聽濫也濫失也謂石本不言抑臣又聞之言疑辭
聞曰作事不時事與作土木之時怨譴動于民
則有非言之物非言之物而動于下民
今宮室崇侈今晉作宮室崇侈民力

駭盡彫傷竭盡怨讟怨讟並作怨讟並作下吳保

其性自保其性命不敢石言不亦宜乎能言之

宜其致於是晉侯方築鹿祁之宮鹿祁宮於

地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叔向曰子野之

言子野即師曠字言君子哉謂君子君子

之言凡君子信而有徵誠信而有徵驗故怨遠於

其身其故怨不及於小人之言凡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無徵驗故怨咎及之及於其身詩

曰無正五章哀哉不能言謂可哀者不能

僭也而匪舌是出其言非不自舌出唯躬是

瘁以僭而不信反疇矣能言疇嘉也為可

人以信不以僭巧言如流巧言如流謂非

聽俾躬處休休能使其身自處安逸也其是

之謂乎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於諫故

如此與今是宮也成諸侯必叛方

皆背叛君必有咎必有咎君謂平公夫子知之矣

夫子謂師曠其知之矣 ○陳哀公死妃鄭

為十年晉侯彪卒傳 姬嬀夫一人也 生悼太子偃師鄭妃所生 二妃生

公子留留哀公次夫人所生 下妃生公子勝勝哀公次夫人所生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以公子 留屬託二人使左右之 屬諸司徒招

與公子過招及過皆哀公弟哀公以公子 留屬託二人使左右之 屬諸司徒招

燭哀公有廢疾陳哀公病廢 三月甲申公子招

即司公子過皆哀公弟 殺悼太子偃師二子殺

徒招 而立公子留立次夫人所生 ○夏四月辛亥

哀公縊哀公憂甚自殺 干徵師赴于楚干徵師

師陳大夫以喪赴于楚 且告有立君且告楚以公

子勝愬之于楚公子勝以招過殺 楚人執

而殺之殺干 公子留奔鄭公子留懼詩 書

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經 罪在招

也言招有專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

書罪不在行人也疑為招赴楚當 ○叔弓

如晉文經 賀虎祁也成賀宮 游吉相鄭伯以如

晉游吉即子大亦賀亦賀虎祁也宮成趙見

子大叔晉史趙見之曰甚哉言其甚也其相

蒙也蒙欺也言鄭伯來賀甚相欺可弔也窮土木興

弔而又賀之而賀子大叔曰即游吉若何弔

也如何可其非唯我賀非惟鄭國將天下

實賀將諸侯畏晉○秋大蒐于紅大蒐數

車馬也經不自根牟至于商衛根年魯東

魯西竟接宋衛也此蒐革車千乘革車兵

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七月甲戌齊子

尾卒即公子旗欲治其室子旗藥施也子

之家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八月庚戌

逐子成頃公之子子工子成之子子車頃公之子

齊大夫皆子尾之屬子旗又逐之皆來奔書非卿也而

立子良氏之宰子良之子高強也其

臣曰子尾之家臣曰孺子長矣孺子謂子尾之子

長張而相吾室而子旗欲治我欲廣我也

是子旗欲兼授甲授甲於子尾將攻之將攻子旗

陳桓子善於子尾陳桓子即無字素與子尾厚善亦授

甲陳桓子亦授甲於其家之徒眾將助之將助子尾氏或

告子旗或以于尾氏將子旗不信信或人

言則數人告則數人接續來告將往子旗將往于

又數人告於道又數人接續於道路遂如陳氏旗

遂往桓子將出矣陳桓子將以甲聞之而

還聞子旗游服而逆之戲之服以迎子旗

請命桓子旗請問對曰桓子聞疆氏授甲疆

諸問即高疆子良也將攻子子謂子旗言子聞

甲桓子詐謂子旗無字請從無字桓子名

攻疆氏從去聲子旗曰子胡然何為如此彼孺子

也彼謂子良吾誨之我教誨猶懼其不濟

猶恐子良不能成人吾又寵秩之寵秩子良請其若先

人何先人謂子尾子雅先世相好子法請之

今若相攻何以見其先人子法請之

勸桓子何不言周書曰與周書康誥言惠言

施惠者於茂不茂於勉也勸勉者康叔所以服

弘大也此康叔所以桓子誓賴以謝子吾猶有

曰頃靈福子之君言其降福於子吾猶有

望言我尚望子遂和之如初和藥高二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攻偃師

今招歸罪於過而殺之此招所以不死而得放九月楚公子棄疾

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太子偃師之子

棄疾奉以圍宋戴惡會之戴惡宋大夫陳冬十

一月壬午滅陳壬午十月十日與嬖袁

克殺焉毀玉以葬與衆也袁克嬖人之貴

厚葬哀公楚人將殺之楚人將請寘之袁克請

不既馬玉又請私袁克又請私私於幄幄

也加經於顙而逃加首經而逃使穿封

戌為陳公戌楚大夫滅陳為曰城麋之後

不諂城麋之役在襄二十六年戌待飲酒

與靈王爭皇頡故曰不諂

於王穿封成侍王曰靈王問城麋之後言

者爭阜千女知寡人之及此汝若知我女

其辟寡人乎也汝必避我不取爭皇對曰

成若若知君之及此王若蚤知靈臣必致

死禮我必為郊教臣以息楚國以寧息楚

晉侯問於史趙晉平公問陳曰陳其遂亡乎

言陳為楚所對曰史趙未也言陳未公曰何

故滅而未遂滅故已對曰史趙陳為國顛頊之

族也陳祖舜舜歲在鶉火歲星也鶉火

是以卒滅昔顛頊氏以歲在鶉陳將如之

陳顛頊之族將今在析木之津寅位蓋箕

謂之析木之津故猶將復由由用也故陳

且陳氏得政于齊齊陳氏乃陳敬仲之後

而後陳卒亡陳物莫能兩盛故自幕至于瞽

瞽幕舜之先瞽瞍舜無違命無違天命舜

重之以明德舜又增重以真德於遂遂

三五

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世守之。遂言舜德乃至於遂

及胡公不淫。胡公滿遂之後，故周賜之姓。

使祀虞帝。胡公於陳，臣聞

盛德必百世祀。有盛德者必祀，虞之世

數未也。自舜至今未繼守，將在齊。

其兆既存矣。齊形兆已見

春叔弓會楚子于陳。於是叔

鄭游吉衛殖黑會楚子于陳。諸夏之

大夫旅見於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極世亦之及辰三

一按杜在修作野

許遷于夷。許畏鄭欲遷故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為楚，將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也。災害係於所

秋仲孫矍如齊。矍音獲

冬築郎囿。囿苑也，築苑於郎地。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釐

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

書。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

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為實，故傳實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在舉授許男

田田圖籍以授之許男然丹遷城父人於

陳然丹即右尹子華楚以城父之以夷濮

西田益之以夷田在濮水遷方城外入於許

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以葉為許今許遷於

夷又以方城外入實其處傳言靈主使民不

受○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周

襄也閻嘉晉閻梁丙張超率陰戎伐潁陰

即降潁之戎晉二子王使詹桓伯辭於晉

詹桓伯周大夫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言

使以辭責讓於晉周在夏之世魏駘芮岐畢右稷以功受此吾

西土也此五國者我周及武王克商及周

克商而蒲姑商奄二國在吾東土也我周

得天下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我周南

之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我周南

也肅慎燕亳三國在北吾北

土也我周北方吾何邇封之有我周封疆

何近文武成康文王武王之建母弟封

之有文武成康文王武王之建母弟封

杜三愛世以三后穆功多記五國為西土長驗

兄弟以蕃屏周以爲衛室亦其廢時焉
 爲諸侯亦爲後世廢墜兄弟之聲豈如弁髦童子之
 爲國當救濟之爲去聲豈如弁髦童子之
 始冠必以弁蓋緇布冠也故因以敝之
 謂之弁髦言王室豈如弁髦童子之
 童子始冠既三加冠成禮而弁其始冠
 緇布之冠求不復用故言因以敝之
 先
 王居檮杌于四裔言檮杌略舉四凶之
 中以禦螭魅以禦止螭魅故允姓之姦允
 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姦匿也居于瓜州陰戎居瓜
 郡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僖十五年晉惠而

誘以來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
 使諸戎偪害我諸姬之國入我郊甸邑外爲郊
 地則戎焉取之若非惠公誘戎則戎安戎有
 中國陰戎據有誰之咎也言其咎后稷封殖
 天下昔右稷修封疆殖今戎制之今我得之
 不亦難乎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汝晉侯實我
 在伯父在晉侯猶衣服之有冠冕猶衣服必
 從重木水之有本原猶木水必有本民力

有謀主也謀主謂宗族師長然後親陳長

各有伯父若裂冠毀冕晉猶衣服周猶冠

其冠自拔本塞原晉猶木水周猶本原今

原專棄謀主晉猶民人周猶謀主今晉君

雖我狄其何有余一人此言伯父猶然則

責余一人周叔向謂宣子晉叔向謂曰文

之伯也言晉文公豈能改物朔未易服色翼

戴天子翼佐戴奉而加之以共而加之以共

音自文以來自晉文公以來世有衰德世有衰亂之德而暴

滅宗周而陵暴侮滅以宜示其侈以宜示其

侈於人諸侯之貳諸侯之攜不亦宜乎言其

且王辭直且周王之子其圖之勸宣子其

宣子說宣子喜悅叔向王有姻喪景王駐

之使趙成如周趙成中軍佐且致闕田

且致甘大夫所與送死反穎俘

穎所獲之俘囚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

晉寅滑周大去甘大夫襄即甘人執晉人

禮而歸之晉人禮貌甘大夫夏四月陳災見

註鄭禪竈曰禪竈鄭大夫五年陳將復封過此

陳將復封去封再封陳既五十二年而遂亡過五

年而國子產問其故鄭子產問其所以對

曰禪竈陳陳之水屬也顛頊之後火火之

水妃也火畏水故為之妃而楚所相也治

也楚之先祝融為高辛火正主治今火出而

火陳出心星也火出於周為五月而以四

今火出見而逐楚而建陳也陳興則楚衰

故曰逐楚妃以五成如合也五行各相如

而建陳故曰五年故曰五年陳侯吳歸于陳傳歲

五及鶉火是歲星在星紀丑度五歲及

歲而及鶉火午度又四而後陳卒亡

而後陳終楚克有之楚終能有天之道也

亡其國楚故曰五年及鶉火故曰五年

天數以五為紀故五及鶉火故曰五年

盛水衰陳亡楚得天理之故曰五年

為耳

集

二年故曰陳七年必○晉荀盈如齊逆焉也

逆還而歸六月卒于戲陽荀盈卒于戲陽

殯于絳歸殯于絳未葬荀盈尚晉侯飲酒樂平

公飲酒歡樂樂音洛膳宰屠蒯趨入膳宰人曰

趨以入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許

之許公而遂酌以飲工樂師師曠也屠

罰飲去曰女為君耳樂所以聰耳故為

同將司聰也工戰掌樂辰在子卯

學示多務也

以已謂之疾日疾惡也國君以君徹宴樂

國君則徹去學人舍業學人謂習樂之人

而不舉舍音捨為疾故也為惡疾忌日故也君

之卿佐國君佐是謂股肱譬如人身股肱

或虧今荀盈死喪何痛如之其為疾痛甚

女弗聞而樂此師曠汝不聞是不聰也君為

而宜罰也汝又飲外嬖嬖叔嬖叔外都大夫

酌酒飲之以示罰曰女為君日我在外主視將司

明也發掌外事服以旌禮旌表吉禮

禮以行事推行政令事有其物物類

物有其容容貌物各動其容如弁冕今君之容卿佐之喪

非其物也而作樂歡會是以哀戚

而女不見此發叔汝不見是不明也是為君

亦自飲也飲以示罰日味以行

氣滋味調和氣以實志氣血平和

志發定言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以出

令發口為言既行為令臣實司味實司

二御失官二御謂工與嬖侍御而君

弗命不能出命臣之罪也屠刑引咎自

公說平公喜徹酒徹去爵樂初公

欲廢知氏先時平公欲因荀盈之死而立

其外嬖而立其外嬖大為是後而止蒯此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

言改而止改

盈力之子知文子也使際左○孟僖子如齊

下軍代父也以自解說人

即仲般聘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一年禮意

禮也得繼好息○冬築郎囿見經書時也

書其得城季平子欲其速成也築之役

速叔孫昭子曰即叔孫姑詩曰舉大雅經始勿

亟言文王始經營靈庶民子來乃庶民如

也其勤勞其民人也無囿猶可有國家者

苑園本無氏其可乎有國家者若失其

經十年己巳春王正月○夏齊藥施來奔

昔酒好內以取○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

孫獲帥師伐莒合中軍矣為書三卿帥師

內取邑悉書也於是取鄭不書取邑不足詳

○成子晉侯彪卒平公卒子○九月叔

孫婁如晉○葬晉平公三月而○十有二

月甲子宋公成卒平公卒子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於婺女客星出於婺女

之次不書鄭裨竈言於子產裨竈鄭大夫非字也

曰七月戊子言此年七月戊子日晉君將死晉平公今

茲歲在顛頊之虛歲歲星也顛頊之虛謂玄枵蓋歲星在子姜

氏任氏姜齊姓任薛姓實守其地齊薛二國守居

其維首客星居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焉客星出非

星告邑姜也邑姜齊大公女晉唐叔之母

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為既嫁之女織女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邑姜夫邑姜

晉之妣也晉唐叔之母也天以七紀二十七八宿四

戊子逢公以登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星

斯於是乎出逢公未死之先妖星出於禍

而以戊子吾是以譏之我推其禍福晉宜當

子晉侯齊惠藥高氏皆者猶藥高二族

信內多怨信婦人之

彊於陳鮑氏藥高二族強盛而惡之藥高

陳鮑二家所夏有告陳桓子有或無字田

為惡去聲

子旗即藥施子也子良尾之子也將攻陳鮑

言藥高將攻亦告鮑氏既告陳氏桓子授

甲陳桓子信或人而如鮑氏桓子既授田

遭子良醉而騁陳桓子欲及子良醉而遂

見文子文子即鮑國則亦授甲矣則鮑氏亦信

授甲使視二子使人探伺子則皆將飲酒

則子旗子良桓子曰彼雖不信雖不信實

聞我授甲然我二家授甲則必逐我則

子必先及其飲酒也及二子之先伐諸

可乎陳鮑方睦陳鮑二家方睦遂伐藥高氏

遂伐藥施子良曰先得公高強欲先得陳

鮑焉往陳鮑失公其將安往遂伐虎門高

之門寢門畫虎故曰虎門晏平仲端委

立于虎門之外晏平仲即晏嬰端冕四族

召之藥高陳鮑四無所往晏平仲皆其徒

曰晏子之左助陳鮑乎助陳桓子否曰何善

右問曰

焉晏子言陳鮑無善可助助藥高乎左右又問助曰

庸愈乎晏子又言藥高罪惡不差於陳鮑然則歸乎左右又問既無

歸其家乎且曰君伐焉歸晏子又言君既受伐復安所歸公

召之而後入景公召之公卜使王黑以靈

姑鉞率王黑齊大夫景公卜使之以公旗名靈姑鉞者帥師

類又所吉北請斷三尺焉王黑請斷靈

敢與君同而用之以帥師五月庚辰戰于

稷稷地名齊祀右稷之處藥高敗子旗子良力之師

敗又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子旗國人追之

藥高人助公追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子旗子良力之師又

敗藥施高彊即子良來奔高彊不陳鮑

分其室陳桓子鮑文子晏子謂桓子晏子

桓子謂必致諸公必以分于子旗子良室讓之

讓道德之主也眾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遂讓

懿美凡有血氣凡人之心皆有爭心爭利

之故利不可強強取思義為

愈見利思義義且合宜利之本也有自然

之利是利蘊利生孽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

使無蘊乎且使無畜利可以滋長可以益

桓子盡致諸公陳桓從晏子之言而

請老于莒告老退居於桓子召子山子山

子周襄三十一子子周所私具幄幕器用

不告於公私為子山具從者之衣履及子

人衣裝之類而反棘焉棘子山故邑以子

○從去聲

商亦如之召子商亦如子山而反其邑其故

邑歸子周亦如之召子山之禮而與之夫于

子周本無邑故更反子城子公公孫捷

以夫于之邑與之凡公子公孫

旗所逐而皆益其祿益三子凡公子公孫

之無祿者凡齊國之公子公私分之邑桓

以已邑國之貧約孤寡者凡齊國之貧窮

而孤者無私與之粟桓子以已曰詩云

矣而寡者私與之粟桓子以已曰詩云

雅文陳錫載周載詩作哉毛云哉載也鄭

王詩陳錫載周云始也言文王能布陳大

利以賜與下能施也由其不吝於施桓公是

以霸齊桓公亦能公與桓子莒之旁邑景公

以陳桓子師老于莒陳桓子辭穆孟姬

為之請高唐穆孟姬景公母也為陳桓子請高唐之邑陳

始大傳言陳氏秋七月平子伐莒平子

孫意取鄭鄭莒邑取鄭不書公見獻俘獻

傳于始用人於亳社亳社殷社魯有殷社所

般以人祭臧武仲在齊臧武仲即臧孫聞之

聞用人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言魯之先君

祭社周公饗義周公之所敬魯無義

魯殺入以祭詩曰德音孔昭言君

是為無義視民不佻佻音桃

昭明甚之謂其矣可以調甚矣而壹用之同一地而

牲以將誰福哉將為誰祈福哉○戊子晉

平公卒如禘鄭伯如晉鄭簡公及河

晉人辭之禮諸侯不相游吉遂如晉

叔如九月叔孫婁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

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祀人小邾人如晉經不書諸侯木葬平公

也送葬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皮即罕虎將

幣子產曰喪焉用幣言晉新有喪安用幣

幣必百兩若用車百乘必百兩必千人之車

必致之千人至以千人之車將不行行用也

故不得見新不行若不果必盡用之千人往

費用幾千人而國不止言小國能當幾千

哉子皮固請以行子皮不聽固既葬晉平

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諸侯大夫來

見晉之新君叔孫昭子曰即叔非禮也

見音現下同弗聽諸大夫叔向辭之晉叔向

夫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而又命孤孤頃

稱謂又請孤斬焉在襄經之中既葬未卒

斬其以嘉服見其以吉服則喪禮未畢則

見於我見諸大夫則喪禮未畢則

之喪禮終其以喪服見其以喪服見諸大夫是重受

未可從也是重受也大夫將若之何大夫其何

皆無辭以見皆無辭以求見子皮盡用其幣子皮果盡

費用所歸謂子羽歸鄭子皮曰非知之實

難言不患將在行之能行患不夫子知之矣子未

謂子產其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

是我之書曰舉商書欲敗度欲心不防必

不足大甲篇縱敗禮縱心不禁必至我之謂矣我其

書之義矣夫子知度與禮矣夫子謂子產知我

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

自勝昭子至自晉叔孫婁大夫皆見魯諸大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即子良奔在昭子語

諸大夫昭子告諸大夫曰為人子子言為人不

可不慎也哉謹慎也昔慶封亡慶封亡在

年子尾多受邑子尾高彊之而稍致諸君

而稍稍致其君以為忠齊景公以而甚寵

邑以歸公君以為忠子尾為忠而甚寵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二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八年

經十有一年庚申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音班般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五月甲申 夫人歸氏薨 昭公之母 胡 大蒐于柞浦 中

孫馮會邾子盟于侵祥復祥地○秋季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

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愁厥愁地○九月已

亥葬我小君齊歸齊諡也○冬十有一月丁酉

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以祭岡山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經之葬平公

也鎮叔弓以聘事○景王問於萇弘萇弘周大夫

夫周景王問焉言今年四曰今茲諸侯方之諸侯何

實吉何國實何實凶何國實對曰萇弘萇

凶言蔡國實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謂

年氣數與蔡侯襄三十年蔡世般弑君之歲同歲在豕韋子般弑其君歲

星在豕韋之次至今十三年弗過此矣言

凶不過楚將有之蔡近楚故知然壅也楚

此年不過楚將有之楚將有之然壅也無

德而享其大利所歲及大梁楚靈王弑立之

之次至昭十三年蔡復楚凶楚靈王必復天

之道也此天道循環楚子在申楚靈王召

蔡靈侯蔡人召蔡靈侯為會靈侯將往往會楚蔡

大夫曰王貪而無信言楚靈王貪入唯蔡

於感蔡近楚故楚常恨其今幣重而言甘今楚以重幣召我誘我也

不如無往誘我也不如無往誘我也

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楚靈王果伏甲

醉而執之乘蔡侯既夏四月丁巳殺之殺

刑其士七十人并殺蔡侯從行公子棄

疾帥師圍蔡靈王使棄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楚其克乎言楚以詐圍對曰

克哉言其必克蔡侯獲罪於其君謂蔡侯

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

楚以斃之言天欲假借楚何故不克必無

之然於聞之於叔向名不信以幸信僥倖

而不可拜也僥倖之事楚王奉孫吳以討

於陳八年楚王奉陳大夫子偃師曰將定而

孫吳以討

曰將定而

國而安也詐言將陳以聽命陳人信之而遂縣之遂滅陳國今又誘蔡誘蔡侯而殺其君殺蔡侯以圍其國圍陳雖幸而克雖僥倖必受其咎不信之尤必弗能久矣而再勝必受其咎自受其殃弗能久矣必不能久桀克有緒桀為仍之會有緒以喪其國桀恃勝以至喪亡紂克東夷紂為蒐東夷蒐東夷叛之以隕其身紂恃勝以至楚小位下而位卑於桀紂而亟暴於二王亟數

數行暴虐其能無咎乎豈能免隕天之假助不善且天之假借佑非祚之也非錫之厚其凶惡重其凶惡而降之罰也待其惡積且譬之如天取喻其有五材金木水火而將用之所用力盡而敝之五者為物是以無拯拯猶救助也盡則弃不力必有可沒沒而不可復振振以喻楚靈王力盡五月齊歸薨即經書夫大蒐于訖蒐大

非禮也君有世國不廢蒐故曰非禮孟僖子會

邾莊公盟于侵祥孟僖子即仲孫丑修好修君之好

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喪不宜為之

泉丘人有女泉丘魯邑夢以其帷幕孟氏

之廟魯孟氏之廟遂奔僖子泉丘之女

歸孟其僚從之鄰女之為僚友盟于清丘

之社泉丘之女與其僚友曰戰書有子他

有子無相棄也輒相棄背僖子使助遠氏

之適適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

愁去適反自侵祥及僖子反自宿于遠氏

別居在外者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

人泉丘女生二子其僚無子泉丘女之僚

使字敬叔字養也使僚友楚師在蔡向

師月之晉荀吳謂韓宣子晉荀吳曰不能救

陳八年楚滅陳又不能救蔡今年楚圍蔡

物以無親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日之無

物以無親無所親附晉之不能晉日之無

亦可知也於此可見已為盟主首也諸侯之盟

而不恤亡國而不憂恤危亡之國將焉用之安用也

音焉秋會于厥慙晉會諸侯之大夫于厥慙謀救蔡也

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會厥慙子產曰行

不遠言此行必不能遠到不能救蔡也雖欲救蔡將不能也

小而不順蔡小國也而楚大而不德楚大而不德

而強暴天將棄蔡以壅楚天將棄絕蔡國而壅滿楚惡

盈而罰之罪惡盈滿蔡必亡矣蔡必滅亡不可復救

且喪君而能守者且國君為人所弑而能保守其國者

鮮矣蓋亦三年王其有咎乎楚靈王三年後

乎美惡周必復周歲星一十二年也凡人為善為惡數歷一周年必

然反王惡周矣元年楚子栾君而立歲在復大梁後三年十三歲歲星

數已周知其必有咎也周復於大梁靈王為惡之數已周知其必有咎也晉人使狐父請

蔡于楚狐父晉大夫弗許楚人單子會韓

宣子于戚單子即視下其視過下言徐其

大徐奄奄叔向曰晉叔向單子其將死乎言單

也。有朝。朝有著定。朝。有。著。定。朝。有。著。定。朝。有。著。定。

表。表。以。會。則。設。衣。有。禮。禮。衣。之。領。會。也。帶。有。

結。結。帶。結。也。會。朝。之。言。凡。會。朝。必。聞。于。表。

著。之。位。表。其。聲。溫。和。適。中。必。達。于。所以。昭。事。

序。也。事。以。昭。明。行。視。不。過。結。禮。之。中。會。朝。

視。不。過。於。衣。檜。帶。所。以。道。容貌。也。達。容貌。

敬。也。共。言。以。命。之。之。言。語。足。以。命。之。容貌。以。明。之。

容。貌。足。以。明。失。則。有。闕。事。有。所。闕。闕。於。

今。單。子。為。王。官。伯。伯。長。也。言。單。成。而。命。事。

於。會。而。命。諸。侯。之。事。視。不。登。帶。視。不。登。於。

過。下。言。不。過。步。言。不。過。於。跬。步。貌。不。道。容。

是。貌。不。足。以。容。而。言。不。昭。矣。而。言。不。足。以。存。不。

道。道。貌。不。共。貌。正。曰。共。不。昭。言。不。從。順。

無。守。氣。矣。神。氣。不。守。其。體。矣。為。○。九。月。

葬。齊。歸。而。葬。公。不。感。昭。公。無。哀。晉。士。之。送。

葬。者。晉。時。遣。人。送。葬。歸。以。昭。史。趙。公。既。歸。晉。以。昭。

葬。者。來。魯。送。葬。歸。以。昭。史。趙。公。既。歸。晉。以。昭。

大夫史趙曰必為魯言昭公不能出狂

者曰史趙之何故必為魯郊曰史趙歸

姓也姓生也言昭公不思親今昭公不祖不

歸也必不為相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魯言

而公室卑君有大喪昭公有母國不廢蒐

比蒲之禮有三年之喪母喪齊而無一

日之感昭公國不恤喪為魯國之政而不

忘君也忌畏也是不君無感容為齊歸之

哀感不顧親也顧念也是不國不忌君國

畏君不君不顧親君不念親能無卑乎忠

俱失甲弱殆其失國為二十五年冬十

一月楚子滅蔡楚靈王用隱大子于岡山隱

子蔡靈公之大子蔡侯廬之申無宇曰不

祥善言殺人以祭不祥五牲不相為用牛羊

祭馬先不用馬之類如況用諸侯乎諸侯

以祭乎王必悔之悔虛十一月單成

公卒之終叔向曰楚子城陳蔡不羹陳蔡皆

不羹有地楚靈王始為城東南一在定陵西北

皆楚要地楚靈王始為城○羹舊音郎漢

地理志使棄疾為蔡公此棄疾為蔡縣公

王問於申無字靈王以用棄疾曰棄疾在

蔡何如言棄疾居蔡對曰無字擇子莫如

父莫如其父之為悉擇臣莫如君否知之

者莫如其父之為悉擇臣莫如君否知之

君之為悉鄭莊公城櫟築櫟邑之城而寘

子元焉子元鄭公子莊公使昭公不立桓

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擅伯齊桓公

遂居櫟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

城穀城穀在莊而寘管仲焉管仲也為至

于今賴之管仲相齊與霸臣聞五大官

之長也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女身

青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氏五雉為五

工正蓋五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我是以

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官故去五大也

不在邊五官之長專盛過節五細五官之

不在庭五官之屬細弱不勝親不在外親

之入不使外羈不在內使父居於公今棄疾

杜預注

官名

在郊棄疾親也而鄭舟在內丙為布尹

君其少戒勸靈主其王曰國有大城何如

靈主又問城陳蔡對曰鄭京櫟鄭京櫟二

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屬公得櫟又宋蕭

亳宋蕭亳二實殺子游燕十一年宋萬立

齊渠丘齊渠丘大城也實

殺無知薛九年齊雍廩殺無衛蒲戚衛

戚二邑實出戲襄十四年出戲公蒲

由是觀之若以此數事則害於國則都城

為國未大必折譬之樹木未大尾大不掉必

譬之獸畜尾大必不君所知也此君之所

十三陳蔡作亂傳張本

經十有二年辛未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

于陽三羊燕伯出奔燕高偃玄孫納之

齊景公有三月壬申鄭伯嘉卒簡公卒子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公密立公如晉晉

河

乃復晉人以昔○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

楚殺其大夫成能成能即○秋七月○冬十

月公子愁出奔齊書名謀○楚子伐徐○晉

伐鮮虞始伐鮮虞也鮮虞本姬姓○狄晉也

也狄鄭亦以晉故也則其伐晉何晉之君御

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

從事於狄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其晉猶圍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唐

地因其眾也言因唐眾欲納○三月鄭簡

元維按元維狄鮮虞是

公卒見經將為葬除將除治及游氏之廟游氏

子大叔使子大叔其餘徒子大叔

除道之衆執用以立執毀廟之而無庸毀而無庸毀

而無用即曰教除子產過女子產若過○汝

汝音而而問必問何不故毀緣何不乃曰汝

乃為我不忍廟也之廟不忍毀人諾又教其徒

將毀矣今將毀既如是除徒既如子產乃

使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司墓之室有

子產不忍毀其廟乃使司墓之室有

當道者

鄭簡公別營葬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遷直也司墓之室

鄭之掌公墓夫徒屬之家

毀之

若毀司則朝而崩

棺也道直故早朝而下

弗毀

墓之室則日

中而崩

道遷故日

子大叔請毀之

無若諸侯之賓何

言不欲遷道

子產曰諸

侯之賓

言諸侯之賓客

能來會吾喪

能來會吾喪

豈憚日中

豈憚勤勞

無損於賓

少待

於賓客本無所損

而民不害

不毀墓室於民

何故

不為

何故不遷

遂弗毀

不毀常

日中而葬

遷道至日

君子

謂子產

於是乎

知禮

以不

氏之廟及司墓

禮

無毀人

以自成也

無

他人以

夏宋華定來聘

見經

通嗣君也

宋元公新即位故通嗣君

享之

魯人

為賦

蓼蕭

賦小雅

義取燕笑語

今是

以有譽

處

今樂

與華定

無語也

又曰既見君子

為龍

為光

欲以龍

光賓也

令德可以壽樂也

又曰和鸞

雍雍

萬福

俶

同言欲與賓同福

弗知其義

又不蒼賦

又

不

不

不

魯能賦詩答昭子曰昭子必亡言華定必死將滅亡

語之不懷首章有燕語之義而華定不能懷思

二章有寵光之義三章有令而華定不能宣揚

華定不能宣揚四章有同福之義將何

以在將何以又在其位為

如晉齊景公衛靈公朝嗣君也晉昭公公

如晉亦欲朝至河乃復至晉之取鄭之役在

年昔人想于晉昔以取邑告晉有平公之

喪晉以平未之治也未能治故辭公故辭公

肯公子愁遂如晉愁魯大夫如晉不書還

於策○晉侯享諸侯來朝為設享燕之禮子

產相鄭伯辭於享子產相鄭定公請辭請

免喪而後聽命時鄭簡公未葬故請請晉人

許之晉人許其禮也不奪孝子之晉侯以

齊侯宴晉昭公以齊中行穆子相相即荀息投

壺晉侯與齊侯晉侯先晉侯為盟主穆子

壺舉壺為樂

辭之於

曰有酒如淮淮四瀆水也言有酒如淮之清有肉如坻名詩云宛在水中央坻是坻乃水中高寡君

中此寡君投壺而中此為諸侯師當為諸師

長中之乃射矢齊侯舉矢齊景公次曰有

酒如澠澠齊水名言有酒如澠水之清有肉如陵陵本阜也言有

肉如大寡人中此寡人投壺與君代興當

晉君更亦中之亦射矢伯瑕謂穆子伯瑕

文伯名甸穆子即荀吳曰子失辭言荀吳吾固師諸

侯矣我國為諸虛何為焉何假投壺

焉也言投壺雖中齊君弱吾君齊君欲與

是輕晉君歸不來矣齊君既歸穆子曰吾

軍帥強禦言我三軍諸卒乘競勸步卒車

勸勉卒尊今猶古也晉德不齊將何事齊

無所事公孫使趨進使齊大夫趨走曰日旰

君勤言日已晚君已可以出矣可以辭以

亦月侯出乃奉齊景公以林楚子謂成虎成

出傳言晉之襄

林楚子謂成虎

成虎

熊即成若敖之餘也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

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託遂殺之成虎或譖成

虎於楚子或譖譖成虎成虎知之或一人知之

譖而不能行而不能見幾書曰楚殺其大

夫成虎經書懷寵也言其懷恩寵祿也 ○六

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荀吳即中行穆子偽

者假道於鮮虞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荀

會遂入昔陽昔陽肥國都秋八月壬午滅肥

肥白狄也以肥子綿臯歸綿臯肥子名為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原伯絞周大天周

臣使曹逃曹羣曹也去 ○冬十月壬申朔原

輿人逐絞逐伯絞而立公子跪尋跪尋

衆立之絞奔郊郊周 ○甘簡公無子甘簡

卿立之立其弟過無子立弟為過將去成景之

族成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

過成景公皆過之先君成景之族賂劉

獻公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丙申殺

甘悼公悼公即過劉獻而立成公之孫鮪

鮪立是丁酉殺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太子殺瑕辛于市亦甘悼公黨

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五

皆周大夫皆甘悼公黨傳言○季平子立

即在七年而不禮於南蒯季氏費邑宰

南蒯謂子仲子仲即吾出季氏孫意如季

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於公室子更其

位子謂公子愁更我以費為公臣我以費

家子仲許之從其請南蒯語叔仲穆子

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且告之故且

以季平子不季悼子之卒也悼子季戒子

卒時先叔孫昭子以拜命為卿昭子即叔孫

平子為卿之前及平子伐莒年克之克之莒

取更受三命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取

不伐莒亦以例加為三命昭子取

仲子欲構スカシト二家叔仲子即叔仲小欲構謂平

子叔仲小告曰三命踰タリ父克言叔孫昭子受

非禮也以論父兄平子曰然是叔仲故使

昭子使叔孫媾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昭子

殺適立庶殺適子仲壬立庶故媾

也及此得立為叔孫後若因禍以斃之因

則聞命矣言因亂時若不廢君

命若不廢棄魯則固有著矣著位次也昭

子朝而命吏昭子因朝曰媾將與季氏訟

書辭無頗頗偏也書辭無

而歸罪於叔仲子以三

故叔仲小南崩公子愁

愁告公公子而遂從

公如晉在今南崩懼不克南崩恐不以費

子仲還及衛子仲即公

進介而先介副使子仲

聞亂聞季氏

叛如齊南崩以費

歸至聞亂之亂

及郊歸及魯郊聞費費聞南蒯叛費叛季氏遂奔齊南蒯以遂奔齊

言及郊解經南蒯之將叛也南蒯將其鄉南蒯將

人或知之南蒯之謀過之而歎歎過蒯而且

言且以言感蒯曰恤恤乎恤恤乎攸乎攸乎

懸危貌攸深思而淺謀思雖深而謀則邇身邇身

而遠志志身既近而家臣而君圖家臣而君

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南蒯攸筮之其事

凡遇坤坤上坤下之比坤下坎

六五變為比曰黃裳元吉坤六五以為大吉也

吉之卦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

事何如言即欲有所惠伯曰吾嘗學此矣

言我嘗學易而如此義矣忠信之事忠直誠則可則可

不然苟非必敗敗事外強內溫外強內

故溫忠也所以為忠和以率貞水而和

以率信也和正信故曰黃裳元吉故其

元黃黃之中之色也中央之裳裳下之

吉黃為色中之色也中央之裳裳下之

長洲三德黃裳
元吉也杜注誤
山曰子知之語願
云也

飾也在下之元元之善之長也衆善之長也

中不忠能盡忠不得其色言非下不

共在下而不能執不得其飾不為事不善

能盡善事而不不得其極失中外內倡和為忠內外

倡和不相違是率事以信為共率猶行

實是之謂共三德謂正直供養三德為善剛克柔克也

且夫易夫易猶此謂此黃裳不可以

占險易道正火故險將何事也問其欲且

可飾乎且可以從中美能黃居中心故其

色上美為元元者為體元之義下美則裳

闕也苟不參成筮雖吉筮雖得未也其義

將適費南蒯自其飲鄉人酒南蒯以酒

聲鄉人或歌之鄉人或歌曰我有圃言我

圃生之杞乎杞如杞也言南蒯在費欲為

從我者子乎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去我者

鄙乎去我必至鄙薄倍其鄰者恥乎也倍猶親

其親必有已乎已乎遂不改言自非吾黨之

士乎如此所為且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

小季即叔仲子蓋叔仲小搆二家故小聞

之叔仲小不敢朝敢朝見昭子命吏謂小

謂叔仲小待政於朝使於朝廷曰吾不為

怨府言我不能為明年叔弓圍費傳楚子

狩于州來曰狩獵次于穎尾穎水之尾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

圍徐楚靈王使五大夫圍以懼吳徐吳與

懼吳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以為之援

夫為五大雨雪時天雨雪王皮冠靈王冠

冠秦復陶秦所遺翠被以翠羽豹舄皮為

履執鞭以出執鞭以僕析父從楚大夫

去聲從右尹子革夕子革即鄭丹王見之王靈

見子去寇被舍鞞去皮冠翠被舍所與之

語靈主與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與呂

級齊大公亦作級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癸父晉唐叔

禽父周公子並事康王康王周成王四國皆

有分齊晉魯衛皆我獨無有我謂楚也

熊繹獨無分器今吾使人於周今我欲使求鼎

以為分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有國之

聲分去王其與我乎問子革周王其對曰

子革與君王哉君王謂楚子昔我先王

繹見經辟在荆山荆山之地萑路藍縷

路車衣服藍縷以柴為以處草莽以居草跋涉山

林草行為跋水行為涉以事天子周之天

子唯是挑挑為矢矢為以共禦王事

以共禦王事不祥之事言楚齊日級王舅

也成王母齊晉及魯衛魯王孫牟之衛

王母弟也三國皆周之楚是以無分楚以

躒躒

是以獨而彼皆有彼以親近今周與四國

無分物皆分而彼皆有皆分今周與四國

今周與齊服事君王楚王將唯命是從

楚君之命豈其愛鼎鼎豈敢愛惜九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陸終氏生六子長

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舊許是宅故曰舊許是宅

今鄭人貪賴其田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

而不我與地邊我我若求之於鄭求之

吾之故地其與我乎田與我乎對曰子革

與君王哉言以田與楚周不愛鼎周為天子不

與鄭敢愛田鄭為小國豈敢王曰昔諸侯

遠我而畏晉昔中國諸侯遠棄今我大城

陳蔡不羹今我大城陳蔡二不羹之賦皆

千乘四邑所出車馬之賦子與有勞焉謂

子革與宣勞效於此四邑與音預諸侯其畏我乎此諸侯自

楚乎對曰畏君王哉畏楚侯是四國者

四國即謂陳蔡專足畏也其兵力專又加之

蔡二不羹

以楚之兵加楚以楚敢不畏君主哉豈敢不加

王尹路請請於靈王曰君王命剥圭以為命

鍼以鍼以飾斧也柄也謂王命破圭玉敢請

命敢請制王入視之靈王入析父謂子革命

僕析父謂子革楚國之望也楚國之

望今與王言如響今與王言承順國其若

之何其如楚國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子

厲以待王之出吾刃將斬矣言將以已

典 按說文曰五帝

高國按西漢孔安國尚書
序曰伏犧神農黃帝
之書謂之三墳
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
之書之五典言常道也
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
之志謂之九丘

王之王出靈王復語又與子革語左史倚

相趨過倚相楚左史名趨王曰是良史也

言倚相是楚子善視之子謂子革是能讀

三墳言此人博讀古書如下所云五典

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八索八卦之說謂之

九丘謂之九州之志對曰臣嘗問焉子革言

相而昔穆王欲肆其志肆極也言周穆王

所行天下造父為御行天下馬將皆

欲周行天下造父為御行天下馬將皆

必有車轍馬跡焉欲車馬轍跡無所不徧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謀父各周司馬也祭公方謀遠

行故音甫招音韶又昭以止王心以詩

王之以獲沒於祗官是以得善終於

祗官免於篡弒臣問其詩問於倚相而不

知也此詩之辭若問遠焉且問穆王近事

之遠事其焉能知之倚相又安能談通

曰倚相子能乎子能知乎對曰倚相能

能知此詩其詩曰倚相遠舉祈招之惜惜安和

貌言祈父掌甲兵惜惜式昭德音

然安和不用惜音音式昭德音用能昭

德聲之思我王度思我王室式如玉用如

堅或如金之用如金形民之力當隨其力

如金治之器隨器而而無醉飽之心去其

過盈之心蓋是時穆王遠游過王揖而入

靈王感悟揖饋不食當饋而寢不寐當寢

能數言數日如此不能自克不能自克

卷五十三 二十三

以及於難難以於篡弒之仲尼曰仲尼論其事曰

古也有志志書也言古書有云克己復禮克去已私

仁也本也信善哉誠哉楚靈王若能如

是楚靈王若能克去已私復還天理豈其辱於乾谿安得有乾

谿之辱明年○晉伐鮮虞楚果弒弒王因肥之役

也此肥役在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二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五十三
梅谿 林堯叟 唐翁

魯昭公九年

經十有三年音甫春叔弓帥師圍費費魯邑內不言

叛言圍皆叛也○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

其君虔于乾谿靈主弒比立弃疾殺○楚公

子棄疾殺公子比比雖為君而未列於諸侯故不稱爵殺不稱人罪棄

疾○秋公孫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平丘，衛地。晉復合諸侯也。晉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後，作晉非盟主。

矣。○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書同盟劉○公

不與盟魯不堪晉求讒，應弘多，公不與。○晉

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無傳○蔡侯

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於是楚平王封

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與楚專封也。歸辭有三：突歸于鄭，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宜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當

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冬十

月葬蔡靈公蔡復而後葬之○公如晉至河乃

復晉人○具滅州來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費弗克，敗

焉。反為費，季孫意如忿怒，令見費人，弓若

遇見費執之，搏而以為囚，俘虜，治區

夫曰：區夫，魯大夫也。非也。費人非策者，見

費人，若過見費，寒者衣之。若於寒者與之，衣，去聲。

飢者食之苦於飢者與之為之令主德為美
 費人而共其乏困困而供給其貧乏費來如
 歸費人來者得其南氏亡矣滅此則南蒯
 民將叛之將叛南氏誰與居邑誰與南蒯
 若憚之以威若臨之以威憚懼之以怒歷之
 怒使之畏懼民疾而叛使費邑之人其為之聚
 也是為南蒯結聚其若諸侯皆然設若諸
 也眾也為去聲所為費人無歸無所於歸不親南氏雖欲
 所為費人無歸無所於歸不親南氏雖欲

南氏相親密將焉入矣將安所入以庇乎子從之
 季平子從治區夫之言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
 謀終言○楚子之為令尹也楚靈王襄二
 殺大司馬遠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及即
 位在元奪遠居田居掩之族言遷許在九
 而質許圍圍許大夫取以蔡洧有寵於王
 洧蔡人仕楚者有寵王之滅蔡也滅蔡在
 於楚靈王○洧音委王使與於守而行
 其父死焉洧仕楚其父王使與於守而行

靈王使守國而王行申之會在四越大

夫戮焉于申楚靈王戮之王奪闔韋龜

中犛韋龜令尹子文之孫又奪成然邑成然

而使為郊尹使成然治其郊竟蔓成

然故事蔡公蔓成然即成然蔡公即棄疾

故遠氏之族遠掩及遠居

許圍為質者蔡消喪父蔓成然喪邑及

者皆王所不禮也皆靈王平時所因群喪

職之族因楚之羣大夫失職啓越大夫當

壽過作亂常壽過申會所戮者開而圍固

城圍楚固地克息舟舟楚之邑城而居之常壽

而居之觀起之死也觀起死在襄其子從

在蔡從觀起之子事朝吳朝吳故蔡大夫

事曰觀從今不封蔡求復其故封蔡不封

矣失此機會則蔡我請試之觀從以父死

難以蔡公之命召子于子皙子于子皆靈王

三十一

四

奔晉晉奔鄭觀從及郊子于子晉已而

告之情言觀從以情告強與之盟強與

入襲蔡蔡公將食疾

見之而逃棄疾猝見觀從使子于

坎用牲加書坎以埋

而速行既盟又使

曰蔡公召

將納之將納于與之

盟既與而遣之矣先遣將師而從

蔡人聚蔡人聚將執之將執

曰失賊賊謂子于成

而殺余殺我何益何益乃釋之

朝吳曰故蔡大夫二三子若能

則如違之則可違以

若求安定若蔡人欲求則

以濟所欲以成其且違上

如與之則可從以濟所欲以成其且違上

矯棄疾命以召之

蔡公不知謀

蔡公將食疾

子于子晉已

使子于子晉已

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留去勿已

二子詐言蔡公使召

盟而遣之矣

將師而從

蔡人聚將執之

曰失賊成

而殺余何益

乃釋之

朝吳曰

二三子若能

則如違之

以濟所欲

且違上

如與之

何適而可謂蔡公違上何衆曰言乃應

日與之與蔡公乃奉蔡公乃奉公召召子

而盟于鄧其盟于楚依陳蔡人以國

楚公子比子比公子黑肱子黑肱

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美許

葉之師帥六邑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

以入楚時靈王在乾谿及郊郭

陳蔡欲為名復仇之名故請為

軍武軍以蔡公知之其意知曰欲

速言欲速且役病矣且役人曰請藩而已

乃藩為軍乃設藩蔡公使須務

牟與史裨先入須務牟史裨皆楚大夫

因正僕人正僕太子殺太子

祿及公子罷敵祿罷敵皆靈王公子比為

王立子于公子黑肱為令尹以子哲次于

魚陂師次于公子棄疾為司馬蔡公為

司馬

先除王官先除王官使觀從從師于乾谿先除王官

而遂告之告使叛且曰且

先歸復所先歸國者後者後者鼻鼻之刑師及訾梁而潰靈王歸及訾梁

王聞群公子之死也靈王聞太子自投于

車下以不勝忿怒曰人之愛子也言他

亦如余乎亦與我侍者曰王之甚

焉他人愛子小人老而無子言小人若身

息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言死而王曰余

殺人子多矣言我從前多能無及此乎無能

及於此報而使我右尹子革曰即鄭請待

于郊請靈王待於以聽國人之所與王

曰衆怒不可犯也言楚衆皆怒不曰子革若

入於大都請靈王入于而乞師於諸侯而求

之師以自救吾皆叛矣言大都如陳蔡不羹曰

若亡於諸侯請靈王出奔以聽大國之圖又曰

子革又曰

君也以聽大國王曰大福不再言為君大福不可再得

祗取辱焉適足以為諸侯之笑辱然丹乃歸于楚丹然

即子革乃棄王浴夏夏漢水別名順流為

將欲入鄢將欲入鄢邑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

申亥無宇之子吾父再奸王命吾父再奸王命吾父謂無

凡再奸犯王命王弗誅靈王不誅責惠孰大焉

其為恩惠孰大於此君不可忍既為吾君不可忍惠不

可棄受君之惠不可棄吾其從王我其從王

乃求王申亥乃求遇諸棘闈棘里名闈門也

棘里以歸歸其私家夏五月癸亥王縊

於芋尹申亥氏靈王乃於申亥之家自經而死申亥以其

二女殉而葬之申亥感靈王之恩觀從謂

子干子干時已立為曰不殺棄疾棄疾即

若不殺雖得國雖得猶受禍也以棄疾有

子干必受其禍子干曰余不忍也言因棄疾得子

玉曰即觀人將忍子忍於殺汝吾不忍

國曰心よちち也

後也禍之不忍侯乃行觀從乃辟國每夜駭

楚國之人曰王入矣言靈王入國矣乙卯夜棄疾

使周走而呼周備也弃疾使入備走國曰

王至矣言靈王至矣國人大驚靈主實至使蔓

成然走告于千子蔓成然棄疾黨曰王

至矣言靈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司馬謂弃疾

以恐將來矣將來殺千子矣君若早自圖也君謂

若且自可以無辱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

焉衆怒難犯如不可為謀不可更又有呼

而走至者成然之言未畢弃疾曰衆至矣

言殺司馬二子皆自殺不書殺君丙辰棄

疾即位是為名曰熊居改名曰葬于于于

訾葬公子比實訾敖不謂之敖故以于于

殺囚棄疾乃取衣之王服衣囚以楚

而流諸漢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乃取

以靖國人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

而葬之

尹子旗即蔓成然平王楚師還自徐前年

師吳人敗諸豫章吳要楚師而敗之豫章

千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

淮汭而自豫章與楚來漢此時當在獲其

五帥即蕩侯潘子司馬督平王封陳蔡立

復其故國陳蔡已滅故言封復遷邑九年

于夷遷城父人於陳遷方城致群賂始舉

所許貨賂施舍施恩惠寬民以寬民力宥罪宥

施舍之五丁日二

罪舉職廢官召觀從觀從教子于殺棄疾

義王曰平王謂唯爾所欲唯汝欲對曰觀

臣之先佐開卜言臣之先世佐乃使為

卜尹乃使觀從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枝如

楚大夫平王且致犖櫟之田犖櫟本鄭邑

王新立故事畢聘事弗致知鄭自說服鄭

人請鄭人請於曰聞諸道路言聞諸道將

命寡君以犖櫟將與鄭君以敢請命致請

命寡君以犖櫟將與鄭君以敢請命致請

命對曰枝如子臣未聞命臣未聞致既復

子躬既復王問王問欒欒王問欒欒之田降服而對降服

如分解冠曰臣過失命失君之命未之致

也未及致命王執其手平王親執曰子母

勤勤子謂子躬母自姑歸且歸不穀有事不穀

平王自謂有其告子也王美其有權有他

年及至辛尹申亥以王申亥葬靈王告

乃改葬之平王乃取初靈王卜曰先時楚

命龜命龜余尚得天下言我無幾不吉龜兆投

龜怒投靈詒天而呼呼豈許右二反詒曰是

區區者言是區區而不余畀與我余必

自取之我必欲以智民患王之無厭也國

皆患靈王之貪欲故從亂如歸民樂於

歸家然初共王無家適家大也先時楚共王

適丁有寵子五人有寵妾之無適立焉欲

為太子不乃大有事于群望乃大祭祀于

知適從

川之而祈於神曰請神擇於五人者言請

子擇五使主社稷使主楚國乃徧以璧見於

群望乃奉璧玉徧謁于曰而告諸當璧而

拜者言五子若有神所立也神所選立誰

敢違之誰敢背違既既謂羣乃與巴姬密

埋璧於太室之庭太室楚祖廟巴姬共王

使五人齊使五子皆齊而長入拜

康王跨之康王能昭也

靈王肘加焉靈王能度也拜時子于子哲皆

遠之公子比公子黑肱皆與平王弱并疾抱而

入使人抱再拜皆厭紐初埋時微見璧紐以為審

成然焉韋龜知并疾

棄禮禮謂於

楚其危哉終致靈子

于歸子于在晉觀從矯韓宣子問於叔向

曰子于其濟乎言子于此歸對

曰叔向難其難成宣子曰同惡相求謂棄疾

于共同好惡故來相求如市買焉如市買焉同利以

相求音古何難其事必成對曰無與同好言

疾本不與誰與同惡則棄疾亦不得取國

有五難取國之難有寵而無人有大國之

輔之以一也難有人而無主雖有賢人而二

也難有主而無謀雖有內主而三也有

謀而無民雖有謀策而四也有民而無德

四者既備五也子于在晉國之寵十

三年矣元年奔晉至晉楚之從從子于遊

不聞達者皆非明可謂無人可謂無賢族

盡親叛宗族既盡可謂無主可謂無內無

釁而動召子于時楚可謂無謀可謂無先

為羈終世終身羈可謂無民可謂無歸亡

無愛徵子于既奔楚人可謂無德可謂無

望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于

不聞達者

望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楚君子于

借使楚人涉五難以弒舊君涉此五難誰

能濟之終亦無有楚國者楚國者其棄

疾乎其棄疾當君陳蔡時穿封戌既死棄

城外屬焉城外皆屬弄疾苛慝不作不

為虐惡之盜賊伏隱民不為盜賊奸上私欲不

違不以私欲民無怨心下無怨心先神命之

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國民信其羊姓有

亂楚羊姓言楚國必季實立季少子也必

也楚之常也楚之先代獲神當璧一也利

有民民信二也利令德無苛三也利寵貴

四也利是常棄疾五也利有五利有

五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終無能

子干之官論子干所則右尹也右尹數其

貴寵數子干之貴則庶子也庶子以神所

命論子干則又遠之遠當璧其貴亡矣不位

故其寵棄矣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

故其寵棄矣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國無與

從善如流

焉無內故將何以立其何以立宣子曰齊桓

齊侯晉文晉侯不亦是乎不亦皆庶幾對

曰齊桓齊侯衛姬之子也衛姬齊僖公妾

有寵於僖齊僖公有鮑叔牙賓須無隰

朋以為輔佐有三子從亡是有莒衛以為

外主出奔莒衛是有國高以為內主國民

皆齊上卿從善如流其從善言也如下善齊肅

其下善也不藏賄言其清也不從欲不

私欲言其儉施舍不倦施恩舍通求善不

厭求訪善道是以有國是以齊桓不亦宜

乎言其宜也我先君文公晉重狐季姬之子也

大戎狐姬晉獻公有寵於獻有寵愛於好

學而不貳言篤志於學生十七年十七年有

士五人遭驪姬之亂有狐偃趙衰顛頡魏

有先大夫子餘即趙子犯即狐以為腹心

以子為文有魏孿即魏賈佗不在五年以

公腹心之託

左五十三

十四

杜之施舍增言布恩德

為股肱以二子為文公股肱之助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伯又不在本數蓋叔

向所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送

之秦秦伯納有繅卻狐先以為內主謂秦之是外主也

穀狐突先軫亡十九年自亡至歸十九年守志彌

篤守志益固惠懷棄民惠公懷公民從而

與之歸民無所歸從而獻無異親獻公之子

公在是民無異望歸文公故無異望天方

相晉天方助晉成其將何以代文將有何

代文此二君者齊桓晉文異於子干與子干共

有寵子弃疾當璧故共王以國有奧主弃疾

公故楚國無施於民子干既無施恩德於

以為奧主無施於民楚之民○施去聲

無援於外援於諸侯之國去晉而不送其

晉也晉不以歸楚而不送其歸楚也楚不

何以異國何以異望有國而君之乎傳言

得國○晉成虎祁虎音斯諸侯朝而歸

者諸侯朝晉皆有貳心心皆有攜貳之為

真杜以世

取鄭故在二十一年晉將以諸侯來討公將

為晉致叔尚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叔尚

德薄欲以乃並徵會諸侯為會告于吳

吳使來會秋晉侯會吳子于良良在下邳晉昭

為水道不可水道不通吳子辭辭不乃還

乃歸七月丙寅治兵于邾南邾南之地

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肸攝司馬

遂合諸侯于平丘遂合列國

地子產子太叔相鄭伯以會鄭定公

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四合象宮

子太叔以四十幕四十張行

既行而悔之悔其多每舍損焉一宿為

及會及至亦如之亦如幄幕九張

次于衛地衛地即平丘也叔鮒求

貨於衛叔鮒貪欲求滂芻蕘者草薪曰蕘

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

五七

左五十三

十七

44

與一篋錦衛使大夫屠伯以曰諸侯事晉

言諸侯服未敢攜貳未有離況衛在君之

宇下況衛之為國近在而敢有異志何敢

有芻蕘者異於他日縱與他日頓異敢請

之敢請晉叔向受美反錦受美示不逆其

之禁止之曰晉有羊舌鮒者言晉有大夫瀆貨無

厭數求貨賄無有亦將及矣亦將及矣為此

役也後事也實子若以君命賜之子謂屠

伯若以

衛君之命其已已正也其客從之客謂屠

向未退而禁之衛客未退而叔鮒已禁晉

人將尋盟將與諸齊人不可齊有貳心晉

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曰抑齊人

不盟言齊人不若之何將如對曰劉獻盟

以底信致其信也君若有信晉

誠信諸侯無何患焉齊為患

告之以文辭辭訓告之董之以武師威之

苟

五十三

師董雖齊不許雖齊之不君庸多矣庸功也討

督之之有辭故天子之老天子大請師王賦請

功多也王室車元戎十乘元戎戎車也元戎在前

馬之者其車十乘○乘去聲以先啓行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

晉計復叔尚告于齊乃使叔向曰諸侯求盟

言諸侯願已在此矣於此矣會今君不利齊

受齊盟若不以尋寡君以為請寡君敢以對曰齊

盟為利答諸侯討貳諸侯有討於則有尋盟則有

之若皆用命若諸侯皆稟何盟之尋命以

拒晉不肯尋盟叔向曰國家之敗凡國家之有事

而無業有朝聘之事而事則不經經常也

之事不無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有貢賦之業而經則

不序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有上下之禮

威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有威而不

昭有可畏之威而共則不明威須明告神

著不昭告神明不明棄共信義不明百事不終信義不

威不威，無禮無經，所由傾覆也。此國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

由以傾危，是故明王之制，是以聖明之制，使

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間朝以講。

禮，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再朝而

會以示威。六年而一會，以訓上下，之則

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顯

志業於好。志，貢賦之業，

講禮於等。講，上下之禮，在

示威於

衆示可畏之威在於昭明於神明盟誓之

自古以來自古及今未之或失也行

存亡之道恒由是興守之

晉禮去盟晉依先王先公懼

奉承齊犧奉承齊盟

而布諸君意於齊君求終事也求以終竟

也君曰今齊君余必廢之我必欲廢好

齊之有何齊肅為唯君圖之唯齊君自寡

君聞命矣言已知齊欲齊懼齊人聞叔向

對曰小國言之小國言其情大國制之大國制其義

敢不聽從拒逆既聞命矣既聞命矣敬共

以往敬共犧牲遲速唯君唯或遲或速叔向

曰諸侯有間矣言諸侯已不可以不示衆

兵衆不可不以兵衆脅之八月辛未治兵戰習建而不旆旆

壬申復旆之軍將戰則旆故

諸侯畏之將戰故畏其衆邾人莒人愬于

晉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之莒無故怨邾晉人信之所謂讒應弘多也

曰魯朝夕伐我言魯人朝夕伐我二國幾亡矣近於亡國

我之不共我二國不共魯故之以以魯

晉侯不見公晉昭公信讒使叔向來辭使叔向來

曰諸侯將以甲戌盟言甲戌之

寡君知不得事君矣晉君知不得服事請

君無勤請魯君無勤厚來盟子服惠伯對

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斥邾莒言

孟叔即

莫之以絶兄弟之國并絶我同姓棄周公

之後棄絶我祖周亦唯君君亦惟晉寡君聞

命矣言魯君聞晉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

千乘在言晉君有兵車雖以無道行之雖

無道行必可畏也其威亦况其率道率何

於諸侯必可畏其何敵之有戰勝攻取誰牛雖瘠

用其兵其何敵敢與晉為敵牛雖瘠

○償分其畏不死晉不畏魯之不死亦猶

去聲去聲

南蒯子仲之憂事在其庸可棄乎言魯新

未忘若奉晉之衆若用晉用諸侯之師

侯之兵因邾莒杞鄆之怒四國近魯數

鄆已滅其民猶以討魯罪以討魯問其

二憂因南蒯子仲何來而弗克將何所求

魯人懼魯人聽命不與盟甲戌同盟于平丘

見經齊服也稱所以令諸侯日中造于除

除地為壇癸酉退朝先盟子產命外僕速

盟會處朝晉

張於除外，僕掌次舍，大夫也。子產子大救

止之子，大，叔，止。使待明日使待明及夕及夕

時日，夕子產聞其未張也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

往子，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地，已，滿，無，所，張，也。

及盟於，大，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曰昔天

子班貢昔，者，天，子，班，貢。輕重以列隨，其，位，列。

列尊貢重故，所，貢，者，多。周之制也法，制。

卑而貢重者位，卑，而，貢，重。甸服也甸，服，也。

內共戰鄭為國之伯男也在，甸，服，外，列，爵，而

使從公侯之貢不，應，出，公，侯，之，貢，賦。懼弗給也恐，不

敢以為請敢，請，貢，賦。諸侯靖兵諸，侯，靖，兵。

以為事和，好，而，為，事。行理之命行，理，之，命。

無月不至諸，侯，之，使，貢，之，無，藝。

小國有關而，不，其，所，以，得，罪，也。

諸侯修盟盟，誓，之，約。存小國也本，欲，存，小，國。

賜貢獻無極無，有，中，極。亡可待也禍，可，立。

多國曰以...

待存亡之制貢賦法輕則小國存將在今矣在法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不許爭既盟既受盟子大叔咎之責子產曰諸侯若討言諸侯罪其可瀆乎其可瀆易子產曰晉政多門言晉政不壹偷之不暇言晉不壹苟且之何暇言晉不壹討言諸侯國不競亦陵言晉不壹必為人所競言晉不壹爭亦何國之為言晉不壹公不聽

信故魯故與晉預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即季孫執而魯故以幕蒙之以幕帳蒙使狄人守之使狄人守之人守而護之人守而護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魯大夫奉壺飲冰冰箭筒可以取飲司鐸射懷錦司鐸射懷錦以蒲伏焉蒲伏與匍匐同蓋蒲蓋蒲守者御之守者御之狄人之守狄人之守季孫者御止季孫者御止乃與之錦而入乃與之錦而入射乃以懷錦與之而入射乃以懷錦與之而入蓋懷錦之先本備此用蓋懷錦之先本備此用晉人以平子歸晉人以平子歸即意如執子服湫從即意如執子服湫從

子產歸未至

子產歸未至未至鄭聞子皮卒聞子皮卒哭哭子皮

且曰且曰吾已已止也吾吾無為為善矣無為為善矣

更更唯夫子知我夫子謂子皮知已之善仲尼

謂子產於是行也仲尼論其事謂子產於平丘之爭盟足以

為國其基矣足以立邦詩曰舉小雅南樂只

君子為只語助言樂與者子邦家之基乃邦

也基本子產夫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乃君

樂者人欲以求且曰仲尼合諸侯合諸侯藝貢

事藝極貢賦之禮也禮也嫌爭諒不順○鮮虞

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

起悉而不警邊戒邊境且不修備且不修戰

無謀夷狄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晉荀

著雍取道以上軍中人中山西驅

衝競驅衝車與大獲而歸為十五年晉

楚之滅蔡也在十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

於荆焉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平

王即位在今既封陳蔡蔡既封陳而皆復之

皆復許胡沈道禮也安傳言平王得禮隱太子

之子廬歸于蔡隱太子太子有禮也禮也國得復

禮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師也兵即陳惠

公禮也得復國○冬十月葬蔡靈公國復禮

以禮也葬禮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公

如晉請季孫荀吳謂韓宣子中行穆子曰諸

侯相朝相言諸侯禮講舊好也講舊好也講舊日之和

聲下執其鄉而朝其君執季孫意如而有

不好焉於和好有不順焉不如辭之勿受其朝

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景伯士文伯也○吳

滅州來註見經令尹子旗請伐吳報州來之

役王弗許楚平王曰吾未撫民人言我未

國之人未事鬼神我未敬事楚未修守備我

備○守音狩未定國家未安定楚而用

民力而輕用人敗不可悔不可悔地州來

在兵州來之巴猶在楚也可以復取而有

也雖為兵有子姑待之子謂子旗且少待之傳季

孫猶在晉季孫意如被子服惠伯私於中

行穆子子服椒私曰魯事晉言魯服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何故不如邾莒魯魯之兄弟

也與晉同姓土地猶大魯之土地所命能

具尚能供給若為夷棄之若為蠻夷之國

去聲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於

之病何所瘳親親親魯兄與大與魯士賞共賞

能共命罰否罰其不供所以為盟主也

行此四者所以子其圖之勸荀兵其諺曰

俗諺之臣一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吾

豈無大國言非獨穆子告韓宣子荀兵以

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

言楚靈滅二國而為夷執親而為蠻夷執

將焉用之將安用乃歸季孫韓宣

其言乃聽季孫歸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言魯君未知其所
以得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諸侯大失無若若
執魯若猶有罪若魯猶有死命可也之命晉
其亦若曰無罪若魯無所而惠免之欲
可也加恩惠免諸侯不聞諸侯不得與是逃命
之於討也是與非晉而何免之為何取其請從君
也去魯無以異何免之為恩免請從君
惠於會欲得從晉盟會宣子患之韓宣子
謂叔向告叔曰子能歸季孫乎子謂叔向

意如歸對曰不能我所鮒也能鮒即
魯否鮒對曰叔向不能不能鮒也能鮒即
彼所乃使叔魚鮒叔向弟也叔魚見季孫
能也叔魚往見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蓋襄二
季平子叔魚坐叔虎與自歸於魯君其時叔魚微
變氏黨并得罪自歸於魯君出奔來魯
武子之賜武子季平子祖父不至於今能
至於雖獲歸骨於晉今雖得骸骨猶子則
肉之猶已死枯骨而季敢不盡情敢不盡
相歸子而不歸晉已歸子而鮒也聞諸吏
告歸子而不歸子不肯歸鮒也聞諸吏

我今聞官將為子除館於西河將為季孫
西使其若之何其將何且泣且泣以示信以平子
懼季孫懼晉怒別囚先歸先荀惠伯待禮
待見之禮

經十有四年癸酉春意如至自晉大夫不致必見執也

而危至亦危之也二月曹伯滕卒武公卒子平公須立夏四

月秋葬曹武公八月莒子去疾卒著立

郊公立是年奔齊著立弟庚與立是為共公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由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曲晉見經尊晉罪已

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備已而禮也禮也已為

禮南蒯之將叛也叛季氏在盟費人費要

人為盟司徒老祁慮癸命於南蒯偽廢疾偽

疾廢之使請於南蒯命於南蒯白臣願受

盟言臣素願而疾興而廢疾若以君靈不

死君謂南蒯若藉南蒯請待間而盟請待病

盟許之南蒯從二子因民之欲叛也司徒

慮矣因費久請朝衆而盟欲因合衆遂劫南

荆遂以衆曰群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言羣

畏子以及今以至今日三年聽命矣叛自初

子凡三年聽子若弗圖子謂南氏若費人

不忍其君費人不忍將不能畏子矣將不

將威之言子何所不逞欲且南崩何所往請

送子出奔請期五日南崩請期五日遂奔齊

南崩遂侍飲酒於景公南崩侍齊公曰

公叛夫戲南崩對曰南崩臣欲張公室也張

也言臣非叛君乃子韓者曰齊大夫家臣而

欲張公室言南崩季氏家罪莫大焉言越

司徒老祁慮矣來歸費子既逐南崩乃

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崩雖致費人不從

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夏楚子

使然丹簡土國之兵於宗丘宗丘楚地

且撫其民且鎮撫西分貧

貧乏者振窮困者長孤幼孤者長
分與之振窮振救之長孤幼幼者長
上養老疾老而病者收介特介特身民
使流救災患天災人患者宥孤寡孤獨縗
宥其赦罪戾重罪輕戾詰姦隱宿奸巨隱
舉淹滯有才德而淹滯禮新者禮待之叙
舊勲故有舊祿勲王功曰勲合親九族之
帥任良賢良物官事物官也脩使屈罷簡東
國之兵於召陵兵在國都之東亦如之亦

然好於邊疆結好四鄰息民五年安息民
五年而後用師於後用師禮也以禮民秋八
月莒著丘公卒見經郊公不感郊公著丘
感之國人弗順順莒國之人欲立著丘公
之弟庚興庚興即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蒲
也意恢也而善於
庚興蒲餘侯與郊公惡公子鐸子公惡
之而善於意恢郊公與公子鐸因蒲餘侯

而與之謀公子鐸乃因蒲餘侯之惡意恢而與之謀曰爾殺意

恢曰其所惡我出君鐸自欲去而納庚與其所欲

而納庚與以若莒莒詐之蒲餘侯從其言為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子旗即蔓成然

平不知度不知國家之法度與養氏比養氏子旗之黨

與比音鼻而求無厭其所誅求不知王患

之平王以九月甲午楚子殺闞成然即蔓成然

也子旗而滅養氏之族比而為惡也使闞辛

居鄭辛也○鄭音去以無忘舊勳存其

無忘子旗之舊勳○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

公子意恢茲夫蒲餘侯名用郊公奔齊郊

所善意恢被殺故懼禍而奔齊公子鐸送庚與於齊公子

立之庚與而齊隰黨公子鉏送之齊使二子有

賂田莒賂齊○晉邢侯與雍子爭鄙田邢

楚申公巫臣之子也雍子亦故楚人皆在晉有鄙田之爭○鄙音昴又蓄以而

無成獄訟而士景伯如楚士景伯叔魚攝

理叔魚即羊舌鮒韓宣子命斷舊獄韓起

代景伯攝理官罪在雍子雍子納其

女於叔魚雍子懼罪以其女叔魚蔽罪刑

侯叔魚受賂乃曲邢侯怒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邢侯殺之朝宣子問其罪於叔

向韓宣子問邢侯叔向曰三人同罪侯叔

魚雍子三人施生戮死戮其可

也其亦雍子自知其罪雍子既自而賂以

買而納賂叔魚鮒也鬻南獄叔魚掌獄而

鬻猶邢侯專殺邢侯訟不得理不直其罪

一也其以三人論之已惡而掠美為昏掠取也

已有惡而取人之美貪以敗官為墨墨不

稱貪欲而敗其官殺人不為賊專執殺人

謂之昏墨賊殺昏墨賊殺昏墨賊皆卑陶

之刑也此卑陶所請從之請用乃施邢侯

邢侯施罪於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而陳雍子

叔魚之尸

戮之仲尼曰仲尼論叔向叔向即古之遺

直也言叔向力之直有治國制刑治國家不

隱於親謂國有大問叔向所答不隱於三

數叔魚之惡謂叔向凡三數叔魚之惡不

為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曰義也失於

末可謂直矣直則平丘之會年十三數其

也謂言羊舌鮒以寬衛國以寬衛國晉不為

暴晉無貪魯季孫年十三稱其詐也謂言

能以寬魯國以寬魯國晉不為虐虐之譏邢

侯之獄今言其貪也謂言鮒以正刑書以

刑書晉不為頗晉無三言前後而除三

惡除去暴虐加三利三惡除則殺親益榮

雖殺其弟而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不

以直傷義故重疑之

音結全文春秋外傳國故宋林氏曰鄭直也

